



世界文學名著

千 歲 人

(上)

蕭 伯 納 著  
胡 仁 源 譯

BACK TO  
METHUSELAH

BERNARD SHAW

HU JEN YUAN

世界文學名著

千歲

人  
(山)

# 目次

第一卷	最初	1
第二卷	巴那柏斯弟兄的福音	六五
第三卷	事情的發生	一六四
第四卷	老紳士的悲劇	二四七
第五卷	思想所能達到的境域	三六一

# 千歲人

## 第一卷 最初

### 第一幕

伊敦樂園，午後，一條極大的蛇，正在酣睡，頭在叢樹中間，本身曲作無數環形，隱藏在大樹枝葉之下，大樹已經長成，因創世之日，較普通的時間爲長，蛇身青黃交錯的顏色，與樹葉相混雜，故非已經知道的人，不易看出，在蛇的頭邊，在一塊低的岩石，露出在叢樹上面。

大樹與石，均在樹林中一方空地的邊上，地上臥着一只死雞，全身歪斜，頭頸已經跌斷，亞當蹲着，一只手擱在石上，正驚駭的注視死雞，他沒有看見在他左邊的蛇，轉面

向右，激越的呼喚。

亞當 伊扶！伊扶！

伊扶的聲音 什麼事情，亞當？

亞當 到這裏來，快點，有事情發生了。

伊扶（奔進來）什麼在那裏？（亞當指着死雞）哦！（她向死雞走去，亞當也放膽同她向前，）他的眼睛怎麼會這樣呢？

亞當 不單是眼睛，你看。（他踢着）

伊扶 哦，不要這樣！他爲什麼不醒轉來呢？

亞當 我不知道，這並不是睡着罷。

伊扶 不是睡着嗎？

亞當 試試看。

伊扶（設法使他驚醒，把死雞在地上滾轉）他是已經僵硬而且冰冷了。

亞當 他無論怎樣不會醒轉來了。

伊扶 有一種難聞的氣味，呸！（她拂拭她的雙手，趕快走開。）你看見他就已經是這樣嗎？

亞當 不，他起初還在四處遊戲，忽然一下失足，顛倒跌下，就再不會動彈，他的頭頸好像有點不對。（他蹲下，想把雞的頭頸拿給她看。）

伊扶 不要碰他，快點走開來罷。

兩人同時後退，在數步以外注視，厭惡的感覺逐漸增加。

伊扶 亞當，

亞當 怎樣？

伊扶 假如你失足跌下，你也會變成這樣嗎？

亞當 唔！（他聳肩，在岩石上坐下。）

伊扶（在他的旁邊地上坐下，抱住他的膝頭。）你必須當心一點，答應我，你一定當心一

點。

亞當 當心又有什麼用處呢？我們必須永遠永遠活在這裏，你想想，永遠是什麼意義！遲早我總有一天失足跌下，這也許就在明天，也許還要經過許多許多的日子，多得像園裏的落葉，河中的沙粒一樣，但是沒有關係，有一天我總會忘記而且跌倒的。

伊扶 我也會的。

亞當（驚怖）哦！不，不，那我就只有單獨一人，永遠的單獨了，你決不可以讓你自己冒傾跌的危險，你決不可以亂動，你必須安靜的坐着，讓我來當心你，把你所要的東西替你拿來。

伊扶（不願意的樣子離開他的身邊，抱住自己的雙踝。）那我很快的就會厭倦，並且如其你遇見這樣的事情，我就只有自己一人，再不能安穩坐着，最後我一定也要遇見這樣的事情了。

亞當 那又怎樣呢？

伊扶 那我們就不復存在，天地間只有四足的動物，鳥類，及蛇類了。

亞當 這是決不可以的。

伊扶 是的，這是決不可以的，但是也許竟會這樣。

亞當 不，我同你說，決不會是這樣的，我知道決不會是這樣的。

伊扶 我們兩人都知道這層，我們怎樣會知道呢？

亞當 園中有一個聲音，他告訴我各種的事情。

伊扶 園中有時候滿佈着聲音，他們在我的頭腦當中，輸入各種的感想。

亞當 我聽見的只有一個聲音，他是很低，但是如此之近，好像在我自己身中低語一樣，

這是決不會誤認爲各種鳥聲，獸聲，或是你的聲音的。

伊扶 這可是很奇怪，我會聽見各方面的聲音，而你只聽見從裏面來的一個，但是，我也  
有許多從裏面來的思想，但不是由聲音得來，這個我們決不能中止存在的思想，就  
是從裏面來的。



亞當（絕望的樣子）但是我們一定會終止存在，我一定會同雞一樣的跌倒，毀滅，（立起來，激昂的走動。）我決不能容忍這個知覺，我必須將他拋棄，我同你說，決不會這樣的，但是我並不知道有什麼防止的方法。

伊扶 這恰巧同我所感覺的一樣，但是你這個說話，我覺得是很奇怪的，你沒有一樣可以滿意，你的心理是這樣常常變換的。

亞當（斥責她）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？我的心理怎樣變換過嗎？

伊扶 你說我們決不可以終止生存，但是你以前對於不變的永久的生存，常常抱怨，有時你坐下沈思，幾點鐘不發一言，心裏在那裏厭惡我，我問你有什么得罪你的時候，你說你不是在想我，你是想必須永遠在這裏的可怕，但是我很知道，你的意思，就是說必須永遠同我在這裏的可怕。

亞當 哦！你是這樣的想法嗎？那你就弄錯了，（他重複坐下，不高興的樣子。）那是永遠同我自己一起的可怕，我喜歡你，但是我不喜歡我自己，我要想變換，要想改良，要想

一次一次的從頭做起，使我自己脫落，好像蛇的脫皮一樣，我厭倦我自己，然而我不能不忍受我自己，不是一天，不是幾天，而是永遠的，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思想，就是他使得我獨坐沈思，一言不發，並且厭惡一切，你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嗎？

伊扶 不，我從來不想我自己的事情，這有什麼用處呢？我是這樣就是這樣，再沒有法子變動，我想的是你的事情，

亞當 你不應當這樣，你永遠是在窺探我，我再沒有單獨的時候，你總是要想知道我在那裏做什麼事情，這真是一個累贅，你應當設法有一個自己獨立的生存，不要拿我的生存，當做你自己的本分。

伊扶 我不能不想你的事情，你是懶惰的，你是污濁的，你不會當心你自己，你一竟是在幻想，如其我不注意你的行動，代你操勞，你就會吃下壞惡的食物，使得胸中作惡，但是現在看來，無論我怎樣留心，你總有一天會從頭上跌下忽然死掉的。

亞當 死掉？這是一個什麼字呢？

伊扶（指着死雞）就像那樣，我說他是死掉了。

亞當（立起來，慢慢走到死雞的近旁。）這個好像有點奇怪的樣子。

伊扶（隨着他走近）哦！他已經變成小的白蟲了。

亞當 把他丟到河裏去罷，這個樣子是很難看的。

伊扶 我不敢碰着他。

亞當 那麼只好我來，雖然我是非常的憎惡，他已經把空氣弄污濁了。（他用手將雞提起，離開自己遠遠的，向伊扶來的方向走去。）

伊扶向他們望着一歇之後，拿一種嫌惡的戰慄，在石上坐下，大蛇的身體露出，幻成奇異的新顏色，她從叢樹中間，將她的頭慢慢舉起，拿一種異常誘惑的音樂的聲音，在伊扶的耳邊低聲說話。

蛇  
伊扶，

伊扶（吃驚）這是什麼人？

蛇 是我，我來讓你看我的美麗的新帽子，看呀！（她展開一個極華麗的紫晶色的帽子）

伊扶（讚美她的帽子）哦！但是那個教會你說話的？

蛇 你同亞當，我正在草中爬過，藏着，聽見你們說話。

伊扶 你這真是非常的聰明。

蛇 我在地上一切的生物當中最敏銳的。

伊扶 你的帽子真是極其可愛，（她撫摩着她的頭同本身。）美麗的寶貝！你愛你的寄

母伊扶嗎？

蛇 我極其愛她。（拿她的雙重舌頭舐着伊扶的頭頸。）

伊扶（撫摸着她）你真是伊扶最愛的愛蛇，有你可以同她談話，伊扶再也不會覺得寂

寞了。

蛇 我能够談許多的事情，我是極聰明的，那個字你並不知道，還是我低聲向你說的，那個死字。

伊扶（戰慄）你爲什麼又提起這個事情？我看見你的美麗帽子的時候，已經把他忘記，你再不要引我記起不快樂的事情。

蛇 死並非一種不快樂的事情，如其你知道怎樣將他征服。

伊扶 我怎樣可以將他征服呢？

蛇 拿另外一種叫做「生」的事情。

伊扶 什麼（學着她的發音）是「生」嗎？

蛇 是的，生。

伊扶 生是什麼？

蛇 蛇是永不會死的，一天你會看見我從這個美麗的蛇皮脫出，成一條新的蛇，帶着新的而且更可愛的蛇皮，這就是生。

伊扶 我看見過這個，真是非常奇妙的。

蛇 如其我能够這樣，我還有什麼不能做呢？我同你說，我是極敏銳的，你同亞當講話的

時候，我聽見你們說「爲什麼？」永遠是「爲什麼？」你們看見各種的事物，你們說「爲什麼？」但是我夢想從來不會有過的事物，我說「爲什麼不呢？」我拿死字來表明舊的蛇皮，我在更新的時候所拋棄的，這個更新的動作，我就叫他做「生」

伊扶 「生」真是一個美麗的字。

蛇 你爲什麼不循環不已的重生，同我一樣，每次成爲新的而且更美的呢？

伊扶 我嗎！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事情，這就是爲什麼。

蛇 這是怎樣，並不是爲什麼，爲什麼不呢？

伊扶 但是我想我不喜歡這樣，成爲新的雖然很好，但是我的舊皮攤在地上，完全同我一樣，亞當會看見他皺攏起來，而且——

蛇 不，他可以不用看見這個，還有一種產生的方法。

伊扶 一種產生的方法？

蛇 聽着，我來告訴你一個極大的祕密，我是極靈敏的，我曾經想着，想着，再三的想着，而

且我是極堅決的，凡是我所要的，我必須得到，我曾經願着，願着，再三的願着，並且我吞下各種奇怪的東西，石子同蘋果，你們所害怕吃的。

伊扶 你敢吃過了！

蛇 一切的事情，我都大膽的做過，最後我得到一種方法，將我身中一部分的生命收集

攏來——

伊扶 生命是什麼東西？

蛇 就是那個使得死雞與活着的雞所以不同的。

伊扶 一個多美麗的字！一個好奇妙的事情！生命是一切新字當中最可愛的了。

蛇 是的，就是由於冥想生命，使我得到做成靈異的力量。

伊扶 靈異？這又是一個新字。

蛇 靈異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，然而依然可能，一種從來不能發生的事情，但是居然發生。

伊扶 告訴我一點你所做過的靈異。

蛇 我把我身中一部分的生命收集攏來，把他關閉在一只小小的白殼當中，拿我所吞下的石子做成的。

伊扶 但是這個有什麼好處呢？

蛇 我把這個小殼暴露在日光當中，讓他受着暖氣，他會自己破裂，一條小蛇從殼中出來，她一天一天的長大，直到大得和我一樣，這個就是產生。

伊扶 哦！這真是太妙奇了，他使得我體內攪動，我覺得有點痛呢。

蛇 他幾乎使得我身體破裂，但是我依然活着，可以裂開我的外皮，重新我自己，同以前一樣，很快的園中就會有這許多的蛇，多得像我身上的鱗片的樣子，那個時候，死就毫無關係，這條蛇或那條蛇可以死去，但是蛇是永遠活着的。

伊扶 但是我們大家，遲早都會同雞一樣的死去，那個時候，再沒有別的東西，就只有蛇，到處全是蛇了。



蛇 這個是決不可以的，我崇拜你，伊扶，我必須有一點可以崇拜的東西，與我自己完全兩樣的，像你的樣子，世間必須有一種生物，比蛇類更偉大的。

伊扶 是的，這是不可以的，亞當決不可以消滅，你是極靈敏的，告訴我有什麼辦法。

蛇 想着，願着，吞下塵土，舐着白的石子，吃點你所害怕的蘋果，太陽就會給予以生命。

伊扶 我不相信太陽，我要自己給予生命，我要從我的身體當中，再分出一個亞當來，那怕因為爲這個動作，把我的身體裂成碎片。

蛇 好的，大膽做去，一切的事情都是可能的，一切的事情，你聽着，我已經很老，我是一條老蛇，比亞當更老，比伊扶更老。我還記得李立特，她是在亞當同伊扶以前的，我是她的寶貝，和現在是你的一樣。她只有一個人，當時並沒有男人做他的伴侶，她看見過死，同你在雞跌倒的時候看見的一樣，而且她因此知道，她必須尋出一種方法像我的樣子，拋去舊的軀殼，將自己重新改造。她有一個偉大的願力，她奮勉復奮勉，願欲復願欲，經過的日月，多於園中樹葉的數目，她的痛苦極其強烈，她的呻吟，將睡眠驅

出伊敦，她說以後再不能是這樣，重新生命的負擔，實在超過忍耐的限度，決非一個人所能勝任，等到她脫去舊皮的時候，啫不是一個新的李立特，卻是兩個，一個同她自己一樣，還有一個同亞當一樣，一個就是你，還有一個就是亞當。

伊扶 她爲什麼把我們分成兩個，做得彼此不同呢？

蛇 我同你說，這個工作，是超出一個人的力量以外，須有兩個人共同擔負。

伊扶 你的意思，是說亞當必須與我共同擔負嗎？他不會願意的，他不能忍受痛苦，而且他對於自己的身體，向來是不肯注意。

蛇 並勿須他這樣，他不會有一點痛苦，他會懇求你讓他擔任他的部分，這個欲望，就會使得他在你的權力當中。

伊扶 那我也願意來做一下，但是怎樣做呢？李立特是怎樣做成這個靈異的？

蛇 她想像這個事情。

伊扶 什麼叫做想像？

蛇 她告訴我這個事情，好像當做一件怪誕的故事，向來的李立特始終不會遇見過的，她並沒有知道，想像就是創造的起點，你想像你所欲望的，你願欲你所想像的，最後你就造成你所願欲的。

伊扶 我怎樣可以由空虛創造出來呢？

蛇 一切的東西，都是由空虛創造出來的，看你手臂上很厚的肌肉！這個並不是向來就在那裏的，我初看見你的時候，你並不能爬到樹上，但是你反復的願着，試着，願着，試着，你的願力，就在你的手臂上，完全從空虛創造成這些筋肉，使得你達到你的欲望，可以用一隻手將你自己的身體提起，坐在你頭頂上的樹枝上面。

伊扶 這個不過是習練。

蛇 習練可以使物質消磨，決不能使他們增長，你的頭髮在風中飄動，好像要使他們自己逐漸伸長的樣子，但是這個飄動的練習，並不使他們的長短增加，因為你沒有願欲他們這樣。李立特拿我們無聲的言語，（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言語）告訴我她

所想像的時候，我就叫她欲望，叫她願欲。後來，使我們非常的驚異，她所欲望的願欲的目的，居然由於她願力的促進，在她的體內，自己創造完成。於是我也願着，要在新生的時候，使我自己分爲兩個，經過許多日子以後，這個靈異居然發生，另有一條的蛇，與我互相纏着，從舊皮中一同出來，於是現在有兩個想像，兩個欲望，兩個願欲，共同從事於創造。

伊扶 欲望，想像，願欲，創造，這是一個太長的說法，你對於字眼上是這樣聰明的，替我尋出一個代表一切的字來罷。

蛇 用一個字說，就是娠妊，這個字的意義，可以包函最初的想像，和最終的創造。

伊扶 替我尋出一個字來，表示李立特所想像的，而且拿無聲的語言告訴你的事情，這個事情，好像是過於怪誕，但是依然會真有的。

蛇 一個詩的意象。

伊扶 再替我尋出一個字來，表示李立特對於我的關係。

蛇 她是你的母親。

伊扶 而且是亞當的母親嗎？

蛇 是的。

伊扶（要想立起來）我就去告訴亞當叫他娠妊。

蛇（大笑！）

伊扶（震動並且驚駭）真是一種可厭的聲音！你這是做什麼？從來也沒有那個發出過

這樣的聲音。

蛇 亞當是不能夠娠妊的。

伊扶 爲什麼呢？

蛇 李立特不會想像他這樣，他可以願欲，他可以欲望，他可以集合自己的生命，爲創造

上的極大泉源，他可以創造一切的東西，除去一樣，這一樣就是和他自己同類的。

伊扶 爲什麼李立特不使他能夠這樣呢？

蛇 因為他如其能够這樣，他就可以用不着伊扶了。

伊扶 這個到是真的，必須娠妊的是我自己。

蛇 是的，由於這個，使得他離不了你。

伊扶 而且我也離不了他。

蛇 是的，到你造成另外一個亞當爲止。

伊扶 我到沒有想到這層，你真是極靈敏的，但是如其我再造一個伊扶，他可以走到她那邊去，就再用不着我了，我想我不要創造伊扶，單是創造亞當。

蛇 沒有伊扶，他們不能重新他們自己，早晚你會像雞一樣的死去，新的亞當們，沒有伊扶，就再不能夠創造了。你可以想像這樣一個終局，但是你不能欲望這樣，所以你不能願欲這樣，所以你不能單是創造亞當。

伊扶 如其我總是要像雞一樣的死去，爲什麼其餘的不會一同死去？那我何必去憂慮呢？

蛇 生命決不可以消滅，這個始終是第一重要的事情，你說不憂慮是無用的，你其實仍舊憂慮，就是這個憂慮，促進你的想像，激發你的欲望，使得你的願力極端強烈，於是從空虛創造出來。

伊扶（深思的樣子）世間沒有空虛這樣東西，這個園是滿的，不是空的。

蛇 我可不會想着這個，這真是一個偉大的思想，不錯，世間並沒有空虛這樣東西，只有我們不能看見的東西，蠅蜒還吞食空氣呢。

伊扶 我又有一個思想了，我必須告訴亞當。（呼喚）亞當！亞當！啊，喂！  
亞當的聲音 啊，喂！

伊扶 這個可以使他愉快，治好他憂鬱的毛病。

蛇 你慢點告訴他，我還沒有同你說那個最大的祕密。

伊扶 還有什麼可以說呢？是我應當來造成這個靈異的。

蛇 不，他也必須欲望，必須願欲，但是他必須將他的欲望，他的願欲，付託與你。

伊扶 怎樣呢？

蛇 這就是那個最大的祕密，輕點！他在那裏來了。

亞當（回轉來）園裏面在我們的聲音及那個聲音以外，又另外有了一個聲音嗎？我聽見一個新的聲音。

伊扶（立起來迎上前去。）你到想想看，亞當！我們的蛇，因為聽見我們說話，也學會說話了。

亞當（大樂）真是這樣的嗎？（他走過她的身邊，來到石的左近，將蛇撫愛着。）

蛇（向着他表示親切的樣子。）是這樣的，親愛的亞當。

伊扶 我還有一個比這個更奇妙的消息，亞當，我們可以不必永遠活着了。

亞當（在他的驚喜之下，突然將蛇頭放脫。）什麼！伊扶，你不要再拿這個來和我玩笑，只要有一天可以有一個最後，然而依然不是最後的，只要我可以解除這個永遠忍受我自己的恐怖！只要這個可怕的園裏的憂勞，可以交付與另外一個園丁！只要聲音



所命令我的管守的職責，可以解除！只要這個使得我可以一天一天的忍受過去的休息和睡眠，可以在許多日子以後，變為永久的休息，永久的睡眠，那我就可以安心度過我的歲月，那怕他還有怎樣的長久，可是，必須有一個最後，一種的最後，我的力量，是不够擔負永遠的生存的。

蛇 你可以不必活着再過一個夏天，但是依然沒有真正的最後。

亞當 這是不可能的。

蛇 可以這樣的。

伊扶 必須要這樣的。

蛇 這就是說，弄死我，你明天在園裏又會看見另外的蛇，你會發見蛇的數目，比你手上的手指還更多些。

伊扶 我要創造些別的亞當，別的伊扶。

亞當 我同你說，你決不可以虛構出這樣的故事，這是決不會實現的。

蛇 我還記得你的自身也是一種不可能的時候，然而現在你是在這裏了。

亞當 這到一定是真的，（他在石上坐下。）

蛇 我來告訴伊扶這個秘密，她可以再告訴你。

亞當 這個秘密！他很快的向着蛇走去，在這樣的時候，他腳底下踏着一個堅銳的東西。啊！

伊扶 什麼事情？

亞當（摩着他的腳，）一堆的荆棘，而且生着許多的刺！永遠要拔去這些東西，使得我們在園中可以安適，我真是有點厭倦了。

蛇 他們並不生長得很快，在很長的時候以前，在你放下這個擔負，而永久睡着以前，他們決不會長滿這個園中，你何必自尋煩惱？讓新的亞當們，去掃除他們自己的地方好了。

亞當 這到是很對的，你必須告訴我們你的秘密，你看，伊扶，不必永遠活着，是怎樣一件

極好的事情。

伊扶（不滿意的樣子自己躺下，拔着地上的草。）這到真是像一個男人，一聽見我們可以不必永遠活着，你就說得好像我們今天就要完結一樣，你必須將這些討厭的東西，多少除去一點，不然我們走路的時候，一不留心，就會被他們抓破及刺痛了。

亞當 是的，多少除去一點，當然，但是，只須稍爲一點好了，我明天就來除去他們。

蛇（大笑）

亞當 這到是一個滑稽的聲音，我很喜歡聽他。

伊扶 我是不喜歡的，你爲什麼又做出他來呢？

蛇 亞當發明了一件新的東西，他發明了明天，現在這個不滅的擔負，一經解除，你們每天都可以有一點新的發明了，

伊扶 不滅這是什麼意思？

蛇 我用來表示永遠活着的新字。

伊扶 蛇已經造成一個美麗的新字表示活着的狀態，叫做生存。

亞當 替我造成一個美麗的字，表示明朝再做，因為這個實在是一個偉大的而且幸福的發明。

蛇 延緩。

伊扶 這是一個極好聽的字，我願意我生着蛇的舌頭。

蛇 這也許會實現，一切的事情都是可能的。

亞當（突然恐怖的樣子跳起）啊！

伊扶 這又是什麼事情？

亞當 我的休息！我的脫離生命。

蛇 死去，這纔是應該用的字。

亞當 在這個延緩上面有一個可怕的危險。

伊扶 什麼危險！

亞當 如其我把死推到明天，我就永不會死，世間並沒有明天這樣的日子，而且永遠是  
不會有的。

蛇 我是極靈敏的，但是人類在他的思想上，比我更其深沈，女人知道沒有空虛這樣的東西，男人知道沒有明天這樣的日子，我真應當崇拜他們。

亞當 如其我要追上死期，我必須確定一個實在的日子，不是一個明天，我應當幾時死  
呢？

伊扶 等到我造成另外一個亞當的時候，你就可以死去，不要在這樣以前，但是到那個時候，遲早隨你歡喜。（她立起來，從他的後面走過，隨便的樣子走到樹旁，自己靠在樹上，撫摩着蛇身上的圓圈。）

亞當 就是到那個時候，也用不着十分性急。

伊扶 我看你又要把他推到明天去了。

亞當 那麼你呢？你造成一個新的伊扶以後，你就要立刻死去嗎？

伊扶 我爲什麼要這樣？你想要快點去掉我嗎？方纔你還要我坐着永遠不動，恐怕我跌

下去像雞一樣的死掉，現在你就一點不關心了。

當亞 現在並沒有那樣的要緊了。

伊扶（怒着向蛇說）這個死，你帶到園裏來的，是一個極壞的東西，他現在要我死了。

蛇（向亞當說）你真是耍她死嗎？

亞當 不，應當死的是我，伊扶決不可以死在我的前頭，我會要覺得孤寂的。

伊扶 你可以再去找一個新的伊扶。

亞當 這是不錯，但是她們也許不是完全一樣，她們決不能夠，我覺得一定是如此的，她們不會得有同樣的記憶，她們就是一種——我沒有這個字可以表示我的意思。

蛇 一種生人。

亞當 不錯，這是一個好難說的字，生人。

伊扶 有了新的亞當們，和新的伊扶們的時候，我們就住在一個滿是生人的園中，我們

彼此更是互相需要的，（她很快的走到他的身後，把他的面孔扳起來朝着她自己。）永遠不要忘記這個，亞當，永遠不要忘記這個。

亞當 我爲什麼會忘記他呢？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。

伊扶 我也想起了一件事情，那個雞失足跌下，立刻死去，但是你也可以輕輕的走到我的後面，（她忽然抓住他的肩頭，把他向前面推去，）把我這樣的推倒，使我死掉，如其你沒有不會弄死我的理由，我再不敢睡着了。

亞當（驚怖狂呼）把你弄死怎樣一個可怕的思想！

蛇 殺死，殺死，這是應當用的字。

伊扶 新的亞當們和伊扶們也許把我們殺死，我不要創造他們罷。（她坐在石上，把他拖到她的身邊，用右手將他緊緊抱住。）

蛇 你必須要的，因爲如其你不創造，就有最後的一天了。

亞當 他們決不會殺死我們的，他們一定會同我一樣的覺着，有一種和這個反對的東

西園裏的聲音會同他們說，他們不應當殺人像他所和我說的一樣。

蛇園裏的聲音就是你自己的聲音。

亞當 是的，而且又不是的，這是一種比我更偉大的東西，我不過是他的一部分。

伊扶 聲音並沒有和我說，不可把你殺死，然而我不願意你死在我的前面，這個是用不着什麼聲音來使得我覺着的。

亞當（拿一種悲痛的代表，雙手抱住她的肩頭。）哦不，這是沒有什麼聲音也很明顯的，有一種什麼東西使得我們不能分離，一種沒有名稱的什麼——

蛇 愛情，愛情，愛情。

亞當 表示這樣一件長的事情，這是一個太短的字罷。

蛇（大笑！）

伊扶（不耐煩的向着蛇說。）又是這個刺心的聲音！快不要做他，你爲什麼老是這樣呢？蛇很快的愛情就會是一個太長的字，表示這樣一件短的事情了，但是，在他是很短的



時候，他可是極其甜蜜的。

亞當（反復的推想）你真把我弄迷惑了，我舊有的煩惱，是很重大，但是他是很簡單的，你所答應我做的這些奇異的事情，在他們替我帶來這個死的禮物以前，也許就把我的生存攪得紛亂，以前我憂慮着永久生存的負荷，但是我的心中並不是混亂的，如其我不會知道我是愛着伊扶，至少我也沒有知道她可以中止愛我，去愛另外一個亞當，而且願意我死去，你可以尋出一名詞來表示這個知識嗎？

蛇 妬忌，妬忌，妬忌。

亞當 一個真難聽的字。

伊扶（推動他）亞當，你不要儘管想去，你想得太多了。

亞當（發怒）這個將來，變成了不確定的時候，叫我怎麼樣可以不要想呢？無論什麼，都比不確定的更好一點，生命成爲不確定的，愛情也是不確定的，你有一個名稱表示這個痛苦嗎？

蛇 恐懼，恐懼，恐懼。

亞當 你有救治他的方法嗎？

蛇 有的，希望，希望，希望。

亞當 什麼是希望呢？

蛇 只要你沒有知道將來，你就不知道他不會比過去更其快樂一點，這就叫做希望。

亞當 這個並不能安慰我，在我身中，恐懼是比希望更其強烈，我必須要有確定，（他恐懼的樣子立起來。）快把這個給我，不然我下次遇見你睡着的時候，我就要把你殺死。

伊扶（雙手把蛇抱住）我的美麗的蛇，哦不要，你怎樣可以想着這樣一種可怕的事情呢？

亞當 恐懼逼迫我做一切的事情，蛇給了我恐懼，讓他現在給我確定，不然就讓他永遠恐懼我。

蛇 拿你的志願拘束將來，立下一個誓約。

亞當 什麼是一個誓約？

蛇 選定一天做你的死期，決心在那一天上死去，於是死就不再是不確定的，而成爲確定的，讓伊扶立誓愛你，直到你死時爲止，於是愛情也不是不確定的了。

亞當 不錯，這真是好極了，這個可以拘束將來。

伊扶（不高興的樣子離開蛇的身邊。）但是這個會把希望破壞。

亞當（發怒）不要響，婦人，希望是邪惡的，幸福是邪惡的，確定是神聖的。

蛇 什麼是邪惡的？你也發明了一個新字了。

亞當 凡是我怕做的事情，都是邪惡的，你聽着我，伊扶，還有蛇，你也聽着，讓你們的記憶，可以保存我的誓約，我要活滿一千次四季的循環——

蛇 一千年，一千年。

亞當 我要活滿一千年，到那個時候，我就不願意再忍受下去，我就要死去，得着永久的

休息，並且在所有這些時候當中，我願意只愛伊扶，不愛別的女人。

伊扶 並且如其亞當保持他的誓約，我也願意在他死去以前，不愛別的男人。

蛇 你們兩個發明了婚姻了，他就是你的，而不是其他女人的丈夫，你就是他的，而不是其他男人的妻子。

亞當（自然的將手向她伸去）丈夫和妻子。

伊扶（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掌中）妻子和丈夫。

蛇（大笑！）

伊扶（迅速離開亞當的身邊）不要做出那個討厭的聲音，我同你說。

亞當 不要理她，這個聲音是很好的，他使得我的心中輕快，你真是一個暢快的蛇，但是你還沒有立下你的誓約，你有什麼誓約呢？

蛇 我不立什麼誓約，我單是碰我的機遇。

亞當 機遇？這是什麼意義？

蛇 這就是說，我恐懼確定，同你恐懼不確定一樣，這就是說，除了不確定以外，沒有什麼是確定的，如其我拘束將來，我就拘束了我的志願，如其我拘束我的志願，我就阻礙了創造。

伊扶 創造是不可以阻礙的，我同你說，我一定要創造，那怕因為這樣，把我的身體裂成碎片。

亞當 你們兩個都不要多說，我一定要拘束將來，我一定要將恐懼解除，（向伊扶說）如其你要創造，你必須在這些誓約的範圍以內創造，你不可以再去聽蛇的說話，來罷。（他抓住她的頭髮，把她拖走。）

伊扶 放手，你這個傻子，她還沒有告訴我那個祕密呢。

亞當（放脫她，）這倒是真的，什麼是一個傻子？

伊扶 我也不知道，這個字是自然到我口上來的，這個就是你忘記，亂想，及充滿恐懼時候的樣子，讓我們來聽蛇的說話罷。

亞當 不，我是有點怕她，她說話的時候，我覺得腳底下的土地，好像是在活動一樣，你住

下聽她說罷。

蛇（大笑！）

亞當（高興起來，）這個聲音會將恐懼去掉，奇怪，蛇同女人要去講祕密話了，（他笑着慢慢走開，開始他第一次的笑容。）

伊扶 現在那個祕密，那個祕密，（她坐在石上，雙手將蛇抱住，蛇開始向她低聲講話。）  
伊扶的面上，露出一種濃厚趣味的表示，這個逐漸增加，直至變為極憎惡的態度為止，她用雙手掩住她的面孔。